

QIANBINSIXIANSHEG

Wenhuajiangzuo

Xueshu

钱宾四先生

学术

文化讲座

论中国诗

[日]小川环树 著◎谭汝谦 编
谭汝谦 陈志诚 梁国豪 合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论中国诗

[日]小川环树 著◎谭汝谦 编
谭汝谦 陈志诚 梁国豪 合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Q i a n b i n s i x i a n s h e n g
X u e s h u
W e n h u a j i a n g z u o

钱宾四先生
学术
文化讲座

© 香港中文大学(1986)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诗 / (日)小川环树著;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21-08512-2

I. 论… II. ①小…②谭…③陈…④梁… III. 古典诗歌—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329 号

责任编辑:夏 昆

装帧设计:瀚清堂设计

论中国诗

作 者:(日)小川环树 编 者:谭汝谦

译 者:谭汝谦,陈志诚,梁国豪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1

电子邮箱:guojian57@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32 850×1168mm

印 张:9.25

字 数:145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1-08512-2 / I·1777

定 价:22.00元

序

1981年10月，应新亚书院邀约，我往访香港中文大学，并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作了三次演讲，总题是《中国风景之意义及其演变》，另外又在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系及新亚研究所演讲《风流词义的演变》。这四次演讲所据的日文稿本大都是我的旧作，由曾留学京都大学的谭汝谦氏等翻译，我只不过是照译文朗读罢了。

在访港时，承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提议，决定公刊四次演讲的讲稿，盛情可感。但是讲稿的篇幅过于短小，不足以单行出版，故从旧著《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东京，1972年）选取数篇有关中国旧诗的论文，又从拙著《中国语言学研究》（东京，1977年）选取一篇，予以补充，遂成此书。全书蒙谭汝谦氏等诸贤苦心翻译。惟其中《陆游的“静”》一篇，是用我于198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所作报告的中文提纲略事增饰而成，而有关《敕勒歌》的一篇，则是据1981年春访问北京大学时所作的报告，略改梁国豪君等的译文而成的。

回想起来，我早岁留学中国，厕身北京大学诸硕学讲堂末席，旁听聆教，已是1934年至1935年的事了。当时，我必须竭尽心力，始能理解讲授的内容及作成简略的笔记，完全不敢妄想将来自己有机会厕身中国的大学教坛披

露心得的。

归国后，自 1936 年赴任仙台的东北大学至 1974 年依例从京都大学退休为止，荏苒三十八年之间，我倾注心力的地方，主要是以日语讲解中国古典文学。至于讲读之余所发表的论文，大半是为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名著，实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今不揣谫劣冒昧，敢献一得之愚，无非乞求博雅指教。对于莅临讲席不吝教正的列位教授、耐心逐译拙稿的诸贤，以及曾聆听拙见的学生诸君，谨志感谢之忱。

小川环树

1984 年 2 月于京都

目 录

1 序

1 第一编

3 第一章 风景的意义

33 第二章 风流词义的演变

48 第三章 风与云——中国感伤文学的起源

73 第四章 镜铭的抒情成分——汉代文学的一个侧面

77 第五章 大自然对人类怀好意吗？——宋诗的拟人法

85 第六章 诗的比喻——工拙与雅俗

105 第二编

107 第七章 唐宋诗人杂谈

127 第八章 宋诗研究序说

169 第九章 苏东坡的生涯和诗风

191 第十章 苏东坡古诗用韵考

225	第三编		
227	第十一章	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背景述略	
238	第十二章	《敕勒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论略	
253	附录一	迎小川环树先生来新亚书院讲学	
		新亚书院院长	金耀基
263	附录二	小川环树先生其人	兴膳宏作 谭汝谦译
269	附录三	小川环树先生年谱简编	谭汝谦编
279	附录四	本书各篇原题及出处说明	谭汝谦
285	编译后记		谭汝谦

Q i a n b i n s i x i a n s h e n g

X u e s h u

W e n h u a j i a n g z u o

钱宾四先生

学 术

文 化 讲 座

第一编

第一章 风景的意义

“风景”之初义

每当我们到户外、郊外去眺望之时，即有种种东西映入我们的眼目之中。所有这些映入我们眼中的东西，我们通常都称之为风景或景色。如以绘画描绘的话，就成为风景画。在日本，并没有风景诗的叫法，通常称为叙景诗之类。此中的“景”字，一般想法，认为是“风景”二字的缩略，可是，这个“景”字和“风景”二字合成的词语之间，果真是完全同义吗？我认为这是值得怀疑之事。

长久以来，我对于中国的叙景诗(landscape poetry)或自然诗(nature poetry)之发展都抱着关心的态度。自然诗中所谓自然(nature)的观念之变化，不言而喻是个重要的问题，不过，对于与之相类的风景(landscape)之观念是怎样地发展、变化的问题，我认为更应予以注意。为了明白其观念发展之步骤，首先对“风景”一词之意义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变化之问题作一考察，那是必要的。在这里，我想就涉猎过二三书籍后所得的结果，和随之而产生的一二点疑问，以及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略述一下。

一、“风景”一词最初的意义

(一)“风景”一词初见于晋文

“风景”一词作为一个独立词语在文献中出现,就管见所及,以晋代(4世纪)为最早。《晋书·王导传》载:

(1)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顛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慨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晋书》卷六五)

此又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暇日作美日,举目作正自。《通监》卷八七(永嘉五年)条略同:江山作江河。胡三省注三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日本)秦鼎注:风景,风光景色也。(《世说》笺本卷三)

问题在于文中之“风景”二字,关于此二字之含义,日本的秦鼎于注中所言之“风光景色也”的说法,大致上是正确的。可是,若以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会引起误会,因为风光与景色这两个词语,我们都同样作为 landscape 的意思而用之故。其实,“风景”二字,若以现代日本语来翻译的话,似乎应该翻作“风”和“光”(即英文之 light and wind)才对呢!

(“风景”这个词语,本来并非单指目中所见之物而已,还包含有温暖的感觉这层意义。)

(二)景,光也

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理由如下:“风”字并没有问题,

必须要加以确定的,应该是“景”字的意义。根据《说文解字》,“景”字的本义原是“光”的意思。

(2)许慎《说文》:“景,光也。”(七上日部)段玉裁注增日字作“景,日光也。”段注又曰:“光者明也。日月皆外光,而光所在处,物皆有阴光如镜,故谓之景。后人名阳曰光,名光中之阴曰影,别制一字,异义异音,斯为过矣。”

据段玉裁所言,物体受日月之类的外光照临时发出之光度,即为景。段氏的说法大概承自刘熙的解释而来。

(3)《释名》:“景,竟也,所照处有境限也。”(《释天第一》)

再据段氏之言,因光线照射而生出的阴影便称为“影”,惟在古代,景和影并无区别,两者俱以景字表现出来。简言之,景字包括了光和阴影两方面的意思。

至于“景”亦用以指日光以外之光而言,可据《纂要》等所言而知。

(4)梁元帝《纂要》:日光曰景。原注:星月之光,通谓之景。(《初学记》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引)

(三)六朝诗中所见“景”字的含义

今从《文选》所见“景”字的用法来看,绝大多数显然指光

或光度而言。至于指日光本身的用例，则有如下四首：

(5)陆机《苦寒行》云：不观白日景。(《文选》卷二八)

(6)陆机《豫章行》云：促促暮景薄。(同上)

(7)张载《七哀诗》(第二首)云：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沉。李善注：浮，行也。(卷二三)

(8)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怀新道转回，寻异景不延。李善注：延，长也。(卷二六)

月光亦可谓之景，据下诗即可明白：

(9)曹植《公谦诗》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李善注：《说文》曰：景，光也。(卷二〇)

但是，直至齐、梁时代为止，所谓“景”，与其说是指放出光线的物体(即天体，特别是日和月)本身，不如说是指放射出来的光或辉耀的光芒而言。同时，亦可兼指光所照临之空间范围及光线扩散所及之处。上引《释名》所说的即是如此，而段玉裁对此点亦加以注意。从这方面来说，跟我们现今所谓“风景”一词的观点(idea)有其相合之处。

(10)谢灵运《拟邺中集诗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卷三〇)

(11)梁简文帝《答湘东王书》云：暮春美景，风雪韶丽。(《广弘明集》卷一六)

在上列引文中“美景”一词所指者为美丽的景致(fine view, 法文为 belle vue)之意。但在他们(谢灵运等)所处之时代来说,所谓之景致,应该令人充分意识到那是指在明丽的阳光照射下的情况而言,此意念相信当时必定具存,决无所失。这种与下文提及有如“天气”一词——那是唐代以后的诗人之用法——相类似的观念和感觉,亦可说是美景的景字所附带含有的。

至于风、景二字合成一词之用例在《文选》中并无所见(此据《文选索引》),这颇出我意料之外。我因而将整本《阮亭古诗钞》读遍,亦仅能于鲍照之诗中发现唯一的用例,其后翻检他集中的全部作品,但依然是只得此一用例而已。

(12) 鲍照《绍古辞》(七首之一):暖岁节物早,万萌竞春达,春风夜嫵媚,春雾朝暎霭,软兰叶可采,柔桑条易捋,怨咽对风景,闷瞽守闺闼,……(《鲍参军诗注》卷四)

如果从起首“暖岁”以下六句来看,这明显是指春天的景致。所以,这里所说的“风景”,虽然是指闺中妇人眼中所见的全部“节物”,但仍在明丽的阳光照临之下,这层意思,依然保留着,并没有失去。

“风景”之“景”字的含义既如上述。至于“风”字,即是空气的意思。因而,六朝文人所谓之“风景”一词若翻成英文的话,便是 light and atmosphere。此二者正是欧洲近代绘画之用语。

在其他南朝诗人的作品之中,发现以下二例:

(13) 宋武帝《登鲁山》云:粤值风景和,升高从远眸。

(《全宋诗》卷一)

(14)王罔《奉和往虎窟山寺》：风景共鲜华，水石相辉媚。(《全梁诗》卷一三)

(原注，和简文)

王罔之作所咏者为春天的景致。推想齐梁之诗文中用此词语者当在不少吧！

此外，“风物”亦为六朝诗人所用之词语。

(15)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云：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文选》卷二二)

这虽然是写秋日之作，但一齐用上“景气”和“风物”四字，若将之简缩，正好成为“风景”二字。其实，“景气”与“风物”二语，包含着互相重复的观念。“景气”的“气”是个稍微抽象性的概念，这气引起人的感觉之作用便是风。

(四)物色和风景

“风景”一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亦仅得一见而已。他说：

(16)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物色篇》)

这里所说的“形似”，无疑地是指描写(特别是自然描写)

的态度而言。刘勰在这里取来作为说明诗人描写对象的话是“风景”和“草木”。既然二物为互相对举的(二语所包,共有四物),则所谓“风景”者仍应该是 light and atmosphere。《物色篇》全文所论者为诗文中自然描写问题,因而,当中就自然界事物随着季节变动而出现的各种姿态如何使诗人内心感动的问题加以考察,这种考察占去其篇幅之半。“物色”与“风景”并非同义词,风景不过是物色的一部分而已。

所谓物色,乃指万物(包括有生和无生之物)的色样与姿态而言。此词亦见于鲍照之诗中:

(17)《秋日示上人》云: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
(《鲍参军诗注》卷三)

《文选》中将所收之赋(凡五十六首)分为十五类,其中立有“物色”一类。

(18)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赋;又曰:有物有文曰色,风虽无正色,然亦有声。(《文选》卷一三)

此类所收录之四首赋作中,除潘岳之《秋兴赋》外,题目全属自然景象,那就是风、雪和月(秋者四时之一,则认为自然现象亦无不可)。

还有“景物”一词,依然可见诸鲍照的赋作之中:

(19)《舞鹤赋》云:气昏夜歇,景物澄廓。(《文选》卷一四)

这“景物”亦与现代语中所用者含义不同,或许指的是亮光中的物象也说不定。

二、唐宋诗中风景(或景)的语义变化

唐诗方面之倾向大致如下:

(一)见于唐诸家所作诗文者

首先试举王勃(648—675)诗赋中所见之例看看:

(20)《羁游饯别》云:琴声销别恨,风景驻离欢。(《全唐诗》卷五六)

(21)《春思赋》(《王子安集注》卷一)

(22)《三月上巳祓禊序》(卷七)

(23)《鄞县兜率寺浮图碑》(卷一七)

其他如“初景”、“凉景”等词语亦可于王勃诗中见到:

(24)《山亭夜宴》云:林端照初景。(《全唐诗》卷五五)

(25)《咏风》云: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同上)校语云:景一作风。

在(24)例中之“初景”,可能说的是初月的光辉之意。而(25)例中的“凉景”疑作凉风为是,倘使景字是正确的话,所指也该为月光吧。

李峤(644—713)诗作之中可见二例: